

Z121

1

(274)

玉

壺

清

話

釋文登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玉壺清話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知不足齋叢書
墨海金壺守山閣
叢書皆收有此書
知不足本在前故
據以排印

玉壺清話序

玉壺，隱居之潭也。潭，一作筆。文壺，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僅一作近。其間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憲章之範，應一作文，鴻勳盛美，鴻一作洪，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見聞。見聞一作聞見。惜其散在衆軼，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逸一作遺，并爲李先主昇特立傳，釐爲十卷。釐一作離。且夫黃帝之時，世淳事簡，尙有風后，力牧爲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一作知所以，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間。當知傳者，一知字下有其字，亦古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歲八月十日。餘杭沙門文壺湘山草堂序。補校：截四海之聞見，截，吳本作載。

玉壺野史提要

玉壺野史十卷。宋僧文瑩撰。據晁公武讀書志。文瑩湘山野錄作於熙寧中。此書則作於元豐中。在野錄之後。前有自序云。收國初至熙寧間文集數千卷。其間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蓋與野錄相輔而行。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文瑩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多作玉壺清話。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若曹溶學海類編摘其中論詩之語。別名曰玉壺詩話。則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嘗駁其記王禹偁事之訛。趙與峕賓退錄亦詆其誤。以梁固之弟爲固之子。王楙野客叢書又摘其誤。以龐籍對仁宗事爲梁適。蓋不無傳聞失實。然大致多可考證云。

玉壺清話卷第一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譔談笑無間。一云君臣雖笑無間。忽問塵沾尤佳者何處。一無尤字。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一。有錢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盃酒。一云蚤來相就飲一盃。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錢。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噉器。一作徐邈。遂以水試於玉堂。一小瑞傳宜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曉。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噉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隨欹。以水一作其水。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歎曰。真聖人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一無皆字。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矣。一云可以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一云若平時飲酒。得此器節之。安有沈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一無以字。易簡泣謝慙佩。慙一作慙。上親撰噉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一作鏤。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忽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過一作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

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鏤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開筵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鷓鴣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咏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院。院一作宇。纂集成編。目太原事績。且一作日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一本董遵誨句下云。遵誨以從事。遣綜貢馬于朝。還曰。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遣綜齋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竊恐勳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梁顯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興國中。太宗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端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至性畏慎。拒曰。肩鑰誠某所掌。籤函巾篋。嚴祕難啓。柰諸君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祕鑰啓窺。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畫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于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爲卿寫。經本刻于閣壺。一無壺字。以敦化也。

熙寧元年。狀元呂公遫爲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今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

否。呂對曰：臣無事，斯須。又曰：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餒，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亦一作是。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迤邐不起。此較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一本云：殊異凡見，況他事可昧天鑒哉？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語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敢妄說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變輿澶淵凱旋，方域富足。方一作萬，賦斂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兩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爲奏，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銳兵，俾往征之，大駕不出京穀，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整駐清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霜朔雨，朝塵夕埃，繡龍鳳于旗常，擁貔貅于鑿絡，勞侵黼屨，士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睟曰：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提一作提，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公但

香其嘉薦醴齊。備茲禋禴。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尙饗。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盥洗之儀。竝如圓丘。事具本文。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羶贊酌醴齊。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開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椒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椒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鬪彊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一作果爾。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延想爾。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敢自誣。卽常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于我。胡以爲對。殆歸見俛。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于安溪別墅。畷一作樂。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山一作風。雅喜治釋。太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處訥諭訓曰。一云預謂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怪性剛。一無怪字。其獸乃龍。恐與太陽竝。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

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卽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曉星緯之學太祖卽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歷以獻上嘉納之卽改名曰應天歷御製歷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

錢昱忠獻王宏佐長子也案宋史作佐表忠觀碑作仁佐讀書彊記在故國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使美秀太祖授禪伯父傲遺持貢入闕賜後苑射宴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在優等改祕書監尤善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柄書體格浮軟其失仍俗獨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郊當增秩上曰丞郎德應星象昱王孫也檢操無守不宜膺之授鄂團蓋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蘇一作翽迎鑾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于關洛嘗遇孫君房過一作訪塵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和一作導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引導之法四字吳校增入隱對曰王者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黃帝二字吳校增入

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頤素先生。

咸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遠千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于舍。凡孫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矯。吳校云：不善治家。似誤。不贊。或是不喜鄉里之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爲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伴。僕輒不揆。已表於朝矣。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舊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爲本府書院。命奉禮郎一無郎字。成舜賓主之。卽綸子也。

李南陽至。嘗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游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歸然于中。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碧髻金盃。光射天地。旁有綠衣道士。轉眄若富電。謂余曰。此亢宮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至道初。一云龍輒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眞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竝爲賓客。一無相字。太宗戒眞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眞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李集賢建中。沖退喜道。沖一作恬。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中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

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咏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真宗爲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臣爲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爲王友。僉擇累日。僉一作檢。惟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完如。一作完好。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盼。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一作西京。舊有淫祀曰大戒。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曹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

長安一巨冢。塚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一十六字。人莫之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詞曰。天王遷洛。岐鄠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鄠鎬。以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篆曰。岐鄠錫公。必秦襄之墓也。後耕人果得折豐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艸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吳本云。吳鉉楊文舉云云。遂直史館。一無史字。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盞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趙以辛仲甫爲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法。後崇反師之。膽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卽圓。破的面中。又取堅鏡令擐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

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後數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公嘗爲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黨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困於者。意謂進本虜族。中國無之。公亟對。若進輩。鷹犬鷙材爾。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意欲執之。辛曰。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留。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遺禮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玉壺清話卷第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舉進士之時。一云。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數歷清貴三十年。一作五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復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洛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津玉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納一作辭。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濟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墓。門人請益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相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於家。眉壽康福。每搢紳拜於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輒不安。引避於席。祚曰。學生僕之。純犬爾。豈煩謙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

目曰唐會要。教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一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俊一作薄。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妙下一有音字。世無及者。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繅纒。隨衆伶給之。吉置繅纒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筵。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卽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歎服。

乾德四年郊禮容樂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樂禮。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回至樓前。一云。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請。案加鼓吹熊羆十二句下。似有脫誤。

江南邊錡初生。其父忽悲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讓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童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錡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